

目 录

阎冯蒋中原混战时我在陇海线上的亲历记	张樾亭 (1)
回忆马鸿逵十五路军参加中原大战前后	罗 震 (33)
中原大战中我在鲁北和胶济线作战经历	史庆堂 (43)
冯玉祥所组织的抗日同盟军和抗日同盟会	宋聿修 (51)
抗日战争前冯玉祥在南京的一些情况	宋聿修 (58)

南京汪伪政权中几个部门派系斗争的

片断回忆	张润三 许采章 (66)
在河南内乡、淅川抗击日寇的片断回忆	吴绍周 (79)
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滑县人民对敌	
伪匪斗争的情况	贾心斋 李骏轻 (83)
豫西宜、洛、陕、渑四县联防抗日的回忆	贺澍三 (92)

对阻拦刘邓大军南下和驰援南阳、开封

的回忆	张 轶 (105)
第十三绥靖区在南阳的反动活动纪实	王凌云 (119)
在鄂豫皖边区与红军作战的回忆	丁逸之 (138)

旧司法制度的一些回忆	胡 靖 (152)
黄河花园口掘堤经过	陈慰儒 (169)

龙门石窟在解放前的盗凿破坏和解放后

的修缮保护	龙门文物保管所 (174)
解放前有关龙门石窟的见闻片断	吴圭洁 (182)

阎冯蒋中原混战时 我在陇海线上的亲历记

张樾亭

一九三〇年阎冯蒋中原混战时，晋军是第三方面军。以晋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三个军（后增加杨耀芳军）和赵承绶骑兵集团及归属的万选才、刘茂恩两部用于陇海线正面，成立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部，以徐永昌为总司令，杨爱源为副总司令，负责指挥。杨爱源是阎锡山的外甥，握有实权。我与杨爱源系保定军官学校同期同学，彼此相知有素。当时杨兼察哈尔省主席，我任察哈尔省军事处处长。在陇海线方面对蒋作战的过程中我始终在杨的左右。兹将阎冯蒋中原混战时我在陇海线上的亲身经历分别记述如下：

一、中原混战前的战略决策

一九三〇年阎冯蒋中原混战前夕的一月下旬某日晚上，杨爱源找我到他卧室谈话。杨说他接晋军炮兵司令周岱的电报，转达阎锡山命他将察省治安布置好，候电再去太原开会。我问杨有什么要事？杨估计大概是为了打蒋介石。杨还征求我的意见，是打好还是不打好？如果要打，又应该怎样打？这个问题，过去我同杨爱源也曾研究过，认为非打蒋不可，不但要打，还要早打，不能坐失有利时机。杨爱源既征询我的意见，我就把当时国内的形势

和各实力派之间的关系，作了个分析。我认为阎锡山应释放冯玉祥（冯当时被阎软禁在山西），并与冯联合共同讨蒋。我坚信阎、冯的兵力胜过蒋介石，只要联合一致，同舟共济，指挥得当，一定会战胜蒋的。我力主兵分两路，在津浦线和陇海线配备重兵，迅速进攻，会师徐州，直捣南京，速战速决，必能取胜。杨爱源同意我的看法，并说他次日即赴太原，会前先见阎总司令详谈。

杨到太原的第二天，我也被召到太原。据杨说，开会时徐永昌不主张打蒋，也不同意与冯玉祥联合作战。阎锡山坚决要联冯打蒋，并且说：“不打蒋，只有我出洋，你们可先对付蒋，如对付不了，你们可投蒋。”徐不敢坚持己见，遂一致决定放冯，联冯打蒋。在我询问下，杨爱源把他同阎研究的军队部署计划也告诉了我。他们拟将晋军编为四路，孙楚、关福安两军编为第一路军，孙楚为指挥官；王靖国、李服膺两军编为第二路军，张荫梧为指挥官；杨效欧、刘茂恩两军编为第三路军，杨效欧为指挥官；傅作义、李生达、冯鹏翥、张会诏、酆玉玺、秦绍观等六个军编为第四路军，傅作义为指挥官；晋军骑兵编为骑兵集团，赵承绶为指挥官；并拟将一、三两路军、骑兵集团和万选才部使用于陇海线正面，成立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部，徐永昌为总司令，杨爱源为副总司令，担任陇海线正面，受冯玉祥节制。第二和第四路军用于津浦线方面（八个军），由阎亲自指挥，协同冯军由津浦、陇海两路会攻徐州，进取南京。并以万选才为河南主席，孙殿英为安徽主席，石友三为山东主席，以鼓励他们共同打蒋。杨说，这个打算还须与冯玉祥协商，并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这个打算有三点要研究：第一、阎冯联军对蒋作战，徐州是战略重点，陇海线为战略基线，联军会攻徐州，陇海线是主

攻，津浦是助攻，晋军和冯军精锐主力均宜用于主攻，因为战争胜负取决于主攻。现在我们整训了十四个军，阎总司令以八个军用于助攻，以三个军用于主攻，这样主攻战略兵力少，恐力不足，不易与冯军相协，发挥主攻威力。我的意见，主攻陇海线方面用八个军，助攻津浦线方面用四个军，由傅作义指挥，牵制攻击，下余两个军集结于石家庄、正定车站附近，由总司令掌握，以应缓急。第二、刘茂恩、万选才两部均系刘镇华的队伍，缺乏整训，素质较差，我们不好指挥他们，况且徐州附近，都是蒋军劲旅，这两部一碰必碎，蒋军乘胜进击，溃乱于战列部队之中，影响主攻作战。因此，宜将刘、万两部用于侧翼，分向蒋军侧背游击，扰害其后方。第三、总司令与蒋介石作战，对于政治、经济、军事宜统筹全局，以策胜算，不宜自任助攻方面的指挥，舍重就轻，抓不住战略重点，大军作战，难取胜果。我的意见如此，请研究。”杨说：“我也有这样的考虑，并知万选才在豫叛刘镇华，想截击刘茂恩部，刘茂恩利用其兄刘镇华与总座（阎）的关系才投奔山西。归晋后，刘对我们的供应不满，现在总司令将河南主席给万选才，不给刘茂恩，我想刘必不高兴。他在南京仍设有办事处，处长王履阶一向为刘氏兄弟奔走活动。在现在的情况下，蒋利用王拉拢刘茂恩，恐刘怀二心，发生异变。我即密见总司令恳切谈谈。”隔了两天，杨对我说，他已与阎锡山谈过了。阎的意见，对陇海正面，必要时可以增加兵力。刘茂恩依附乃兄，刘镇华是他的朋友，不致发生异变。至于万选才、刘茂恩两部的任务，是与冯玉祥商定的。部署既定，准备出动，不便更改。我说：“总司令司全军之命，宜慎始慎终，一着走错，影响全局。”杨说：“总司令有时自以为是。”嘱我将以上情形同军事顾问徐寿椿谈谈，徐亦同意我和杨的意见。

大约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下旬，杨爱源请准调徐寿椿和我在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部服务。杨对徐和我说：“我们三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同期同学，彼此相知甚深，这次对蒋作战，遇事请帮助研究，然后处理，以减错误。”徐表示竭诚以报。杨又说：“昨日各方代表齐集太原，共同议定，总座任中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师湖南，进攻武汉。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平汉、陇海两线作战，分向徐州、武汉进攻。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总座统率，担任津浦、胶济两线作战，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直捣南京。石友三部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攻山东济宁、兖州，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并任命石友三为山东主席，万选才为河南主席，孙殿英为安徽主席。总司令与冯玉祥商定成立二、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部，鹿钟麟为总司令，徐永昌为副总司令，加强二、三方面军在陇海方面协同作战的力量。冯玉祥已回西北军，刻在潼关组成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部，以张维玺部为第一路，由陕南经荆紫关、鲁山出平汉线，在许昌附近集中。以孙良诚部为第二路，庞炳勋部为第三路，由陇海线进出郑州，在开封、郑州间陇海线南侧地区集中。以宋哲元部为第四路，孙连仲部为第五路，两路兵力约十万人，由陕、甘、宁、青进出河南，在通许、郑州、洛阳附近集中。以万选才部为第六路，在陇海线归德附近集中。将骑兵编为骑兵集团，由郑大章指挥，进出豫东皖北策应步兵作战，向徐州方面蒋军后方扰害。以刘郁芬为后方总司令，负责陕、甘、宁、青等省一切后方事宜。晋军方面按总座的上述计划施行。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部各处处长和参谋处的各科长均已指定，惟参谋长、参谋处长尚须慎选，还未定，暂由我代办。所指挥的部队已由晋开始向开封、兰封间战略集中

地集中。我们准备日内先赴郑州，再转兰封，请你们俩准备好。”

二、陇海线讨蒋战争初期（四月上旬至六月下旬）的情况

一九三〇年四月初，我同徐寿椿随杨爱源到郑州。杨往见第二、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鹿钟麟，回来后传达了蒋军方面的部署。蒋介石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把守黄河南岸；以刘峙为第二军团（蒋的精锐部队）总指挥，分防徐州、砀山和宿县；以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分防平汉线许昌以南各要点；以陈调元为预备军团总指挥，与马鸿逵等部分防鲁西济宁、曹县一带。现在只知蒋的基干队伍集结于徐州附近的有刘峙、顾祝同、陈继承、蒋鼎文、陈诚等部及在南京新装备的三个教导师。为蒋利用的夏斗寅、马鸿逵两部调鲁南，陈调元两师调鲁西，韩复榘部调往济南及胶东，云南部队金汉鼎、曾万钟早已由郑撤至徐州附近。平汉线方面，有王金钰、徐源泉、杨虎城部在武胜关以北地区集结。

杨爱源也把我方军队部署的情况转告我和徐寿椿。我第二方面军第一路张维玺部三个军已到许昌附近，许昌以南樊钟秀部向敌活动，第二、三、四、五路为孙良诚、庞炳勋、宋哲元、孙连仲等精锐部队约各有四五万人，均到达郑州东西地区。第四方面军石友三部在新旧考城集结。郑大章骑兵集团向豫东、皖北推进。属于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指挥的万选才部正向柳河以东推进。刘春荣部已向兰封以北，在石友三部右翼集结。孙殿英部在亳州附近。我第三方面军津浦线方面傅作义指挥的第四路各军已完成部署，进窥山东。陇海方面第一路在兰封陇海铁路及其迤北地区接

刘春荣右翼。第三路接第一路右翼，在陇海线淮南地区集中，并派关福安军郭宗芬师（工兵技术师）在兰封、民权间红庙村及其南北地区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任集中掩护。徐寿椿说：“按此情形，蒋的精锐约十几万人集于徐州附近，我所指挥的万选才、刘茂恩两部素质较差，战斗力较弱，刘茂恩态度如何还不敢定，陇海正面战斗关系最大，万在战列部队之直前，刘在战列部队之中（属于第三路），一遇强敌，不溃则乱，蒋军跟踪猛击，溃乱于正面作战之中，影响甚大，可否将万、刘两部调用于侧翼，扰害蒋军后方。否则，就必须有所准备，以防万一。”杨爱源说：

“现在部署已定，恐不易更改，我们着重研究万一的准备。”当经共同商定：1.由杨电请阎锡山速备精锐两三个军增加陇海线；2.囑前敌总指挥孙楚令郭宗芬师加强和扩大红庙附近的集中掩护阵地的工事，以备万一时据守；3.由我与冯玉祥、鹿钟麟联系，请第二方面军必要时协助（因我曾任西北军作战主任，与冯、鹿熟悉，说话方便）。杨爱源说：“阎、冯现由洛来郑视察，准备与总座再开一个会，进一步商定作战方略和部署，趁着我们和冯、鹿都在郑州，你速找他们谈谈。”我遂先见鹿的参谋长秦德纯（我俩是北京陆军大学第六期同学），将刘、万的情形说了一遍。秦说：“刘、万的情形他也考虑过，值得注意，最好你再与冯先生及其参谋长李兴中谈谈，你与冯先生在作战上打过交道（指南口战），与李自幼同学（陆军小、中学和军官学校同期），说话较我方便。他们都在郑州车站火车上住，你去谈更好，并且还可以谈谈其他关于对蒋作战的事情。”我遂往见李兴中，又将对秦说的话又说了一遍。李说：“冯先生同我正在研究这个，准备与阎先生再开一个会议，他现在在沙岗，我俩一同去见见他。”我说：“南口作战失败西撤，我未跟着走，恐先生不高

兴，拒见我。”李说：“不会，前两天他还在问你在哪里。我遂同李往见冯，由李先将我的来意报告冯后，冯见我时说：“几年不见，现在我们到一块打蒋，晋军任陇海正面作战，责任很重，你要好好帮助他们用用脑筋。万选才和刘茂恩两部的素质是差点，刘茂恩的哥哥刘镇华是我们的好友，刘茂恩不致发生异变，用人不疑。”我说：“防患于万一，到万一时才有办法。”冯说：“陇海方面孙殿英部素质也不好，拟将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三部用于晋军之前。分三路，石为左路，万为中路，孙为右路，向徐州方面搜索进攻，倘万、孙两部战斗不利，刘茂恩发生异变时，蒋军乘胜猛攻，令孙殿英部向亳州，万选才部向太康附近撤退，石友三部撤至吴庄琉璃河之线原阵地，避开正面，引敌深入，同时令孙良诚、吉鸿昌及庞炳勋部向敌左翼，石友三部向敌右翼包击，正面的晋军尽力进攻。但恐晋军三个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兵力较小，宜再增加步炮兵，与两翼友军相协，尽力把蒋军击碎，乘胜猛攻徐州，以策应津浦线晋军进展，与陇海方面的我军占领徐州，进捣南京，以收全胜。这是败中取胜之计。”我说：“您这个胜算很好，先计败，后计胜，由败中取胜，若再加上宋哲元部四五万人，孙连仲部四五万人集结于郑州、开封间，及时策应之，必操胜算。我回去告诉杨爱源即电请阎速增兵陇海线。”冯继续说：“杨是阎的心腹，你与杨有关系，去电时你要注意将吃的、打的东西预备好，勿使缺乏为要。”我辞冯回报杨爱源，杨嘱徐寿椿拟电请阎即派精锐两三个军增加陇海线，并将粮秣械弹充分准备，使二、三方面联军作战部队食用无缺为禱。言毕，即批发，并说：“阎冯总副司令不日即在郑州开会，我们听听再东进，刻已令孙、杨两指挥迅速将所属部队集中，密切注意敌和万、刘两部的情况，严格掌握自己的部

队。”

至五月初，杨得知阎冯会议的决定后说：“对作战方略，又作进一步的部署，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作战目标，由津浦陇海平汉三路进攻。津浦路方面由第三方面军担任，以徐州为目标，取攻势。陇海平汉两路暂取攻势防御（因第二方面军东调集中未齐）。陇海线正面以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部所指挥的各部为主力，第二方面军策应之。孙殿英、万选才和刘春荣等部归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徐永昌指挥。平汉方面以第二方面军为主力，附樊钟秀等部。在平汉线以东陇海线以南三角地带设防于兰封、杞县、扶沟、许昌之线。以第二方面军第四、五两路军约十万兵力为机动预备队，控制在通许、尉氏、郑州、洛阳等处，策应各方。如蒋军主力由平汉进攻，这支队伍即转向武胜关。如蒋军主力进攻津浦线，这支队伍即长驱蚌埠，威胁蒋军后方，策应两路正面部队转移攻势。计议既定，加委鹿钟麟为二、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徐永昌为副总司令，以便统一陇海方面作战。”杨问徐（寿椿）和我对这个方略部署有什么意见。徐说：“这个方略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作战目标，将徐州和武汉并列起来，未掌握住战略重心在徐州。徐州是蒋军的老巢，南京的锁钥和蒋军的咽喉，现在蒋以其精锐刘峙指挥的第二军团约十万人集结于徐州附近，还正继续增加，而武汉方面是何成浚的第三军团，多系杂牌队伍。由此可知，孰重孰轻，不能并列。我们二、三方面军精锐的兵力比蒋军占优势，能够将它击破，因此，我们作战方针应指向徐州一点，集结优势兵力于陇海线，一举攻占徐州，直捣南京，则全局震动，影响各方，胜算在握。如有两个作战目标，分由津浦、陇海、平汉三路进攻，以第三方面军担任津浦及陇海正面，以第二方面军为主力，配合樊钟秀等部担任平汉方面，这样

部署就失掉战略重心。为适应战略重心，陇海线既是战略主要方面，就应以二、三方面精兵主力，明确在这方面规定主动的战略部署。这个议定的部署，以宋哲元部、孙连仲部共约十万人作为机动预备队，如蒋主力攻津浦线，机动预备队即长驱蚌埠，如蒋主力攻平汉线，则转向武胜关，策应这两路正面部队转移攻势。这不是跟着蒋走吗？既失战机，又是被动。现在蒋军正于徐州调集精锐，准备攻陇海线，我军未明确规定一个作战部署，到时又要陷于被动，对蒋作战要抓住徐州这个战略重心，应以联军主力明确部署，由陇海线先发制敌，以操胜算，否则，疲于奔命，失去胜机。”我接着说：“徐处长所说很对。总览全局，知己知彼，抓住一个战略重心，统一指挥，统一部署，争取主动，先发制敌，将敌一举击破。否则旷日持久，我们的经济力量不及蒋军，吃的打的补给不足，联军作战怨言横生，易呈二心，危险殊甚。此外，孙殿英、万选才都是名利之徒，万叛刘，孙盗陵，任意而为，一向不好驾驭，刻下归我们指挥，我们如何能指挥他们呢？这个有名无实的空头部署，不适于战略部署。而且与日前我见冯时，冯对我说的津浦、陇海两线协力攻下徐州，直捣南京的战略相背，前后矛盾。”杨说：“你们说的很关重要。你俩一个（指徐）是总司令的军事顾问，一个（指张）是当过冯副总司令的作战主任参谋，当此共同讨蒋作战之时，都有建议的资格，请你俩将你们所说的加以整理，向阎冯两司令来一个建议如何？”徐说：“可以。”我说：“徐处长比我手笔好，请拟信稿，冯处我出名。”徐拟好交杨看毕，即派人分送。

五月七日，杨爱源对徐和我说：阎总司令昨日回太原，冯同日回洛阳，临行时总司令对冯说：“大哥有何困难，随时吩咐，我定竭力办，二、三方面军是一家，有苦共受，有福同享。”现

在冯已令石友三部为左路，万选才部为中路，孙殿英部为右路，分别由考城、归德、亳州向徐州方面蒋军搜索前进。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部以大力策应之。看来你俩的信有些效用。徐说：“势所必然，不是我俩信的作用。”我说：“看阎冯两司令在会议间对蒋作战的整个方略，进一步规定部署，战胜蒋军。但在兴奋之中，要注意争功夺势。前天我到车站见着冯的参谋处长黄维纲，我俩同学相知。彼此闲谈，黄对这次会议进一步规定部署，曾向冯指出晋军以主力用于津浦线，一部用于陇海线担任正面，似有包打徐州抢占南京之意。冯表示恐怕他包不下来，到那时再看我们的。”杨爱源对我的意见未说什么，就让我徐寿椿随他前进，先驻开封以东约四十五里的杜良寨，看情形再向兰封推进。

恰在这时，徐寿椿调回阎锡山身边。我于五月八日随杨住杜良寨。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徐永昌以其总参议杨祥征为参谋长，任我为参谋处长，我不同意，理由是参谋处长是办理参谋业务，现在联军作战，联系要紧，我作联系工作比较合适。杨爱源支持我的意见，徐永昌很不满，以为我想当参谋长，我对此也不理会。杨爱源到杜良寨即囑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部参议魏树鸿，拟电请阎速派精锐两个军增加陇海线方面，以应缓急。阎即派杨耀芳军和张会治军于镇河师集团输送到兰封。

五月九日，接二、三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通报，军之正面前左路石友三部进至吴庄寨琉璃河之线（考城东南），为蒋军陈调元部所阻，中路和右路万选才部、孙殿英部进出归德和亳州以东地区，与蒋军刘峙部激战，我关福安军的郭宗芬师在曹县附近与蒋军陈调元部接触等情。同日又接第三路杨效欧报告，万、孙两路在归德、亳州东与蒋军顾祝同、陈继承、陈诚部激战，我郭宗芬师在曹县附近与蒋军张治中师激战，顷与刘茂恩会面，刘态度

冷淡等语。杨爱源复电注意敌人和万、孙及刘茂恩的情况，掌握好
自己的队伍，策应万、孙两部，总司令已派杨耀芳军及于镇河师
日内到兰封。隔日杨效欧报告万、孙不支，节节后退，孙部向毫
州方向败撤，万部退至归德，蒋军追击，万军西撤。我军策应部队
奉孙楚总指挥令，向兰封附近撤退。顷据暗探报告，万部西撤，万
选才乘汽车过宁陵经刘茂恩防地，刘亲迎万到刘军部暂息进餐，
在饭间，刘乘隙密令其师长阮勋于万过阮防地时，将万扣押解军
部，刘即将万解交蒋介石，因而使我战列部队发生混乱，我军有
相当损失，关福安军损失较大，敌军追击，情势严重等语。同时孙
楚也有同样的报告。

此时，杨耀芳军全部已到兰封附近，徐、杨令孙楚指挥杨耀
芳军在兰封附近掩护一、三两路军占领红庙南北预筑的阵地（包
括陇海线两侧左接刘春荣部，右接冯军），严整部署，加强工
事。孙楚对阵地的部署，第一路在陇海线正面及其以北地区，左
接刘春荣部（刘左接石友三部），第三路在陇海线以南地区，左
接第一路，右接冯军，占领阵地。孙殿英失亳州，与晋军断了联
系。蒋军对孙殿英、刘春荣、石友三等部，只取监视态势，集中
刘峙、顾祝同、陈继承、陈诚、张治中、冯轶裴等嫡系部队向陇
海线正面晋军猛攻。此时我同杨爱源住杜良寨，闻宋哲元部冯治
安军部住杜良寨东五里招讨营，我因与冯治安在南口作战时熟
识，到招讨营去看他，藉询西北军的情形。冯治安劝我仍回西北
军，我答应打完蒋介石就回西北军。从与冯治安的谈话中得知冯
玉祥正在罗王车站指挥，宋（哲元）总指挥现在住杞县西北黑牧
集，第二路孙良诚部和吉鸿昌部及庞炳勋部进出陈留附近，接晋
军右翼向敌左翼包击。我把情况向杨爱源汇报，杨嘱我即到罗王见
冯玉祥，替他报告正面敌情和刘茂恩投蒋，孙楚、杨效欧两部损失

情形，并请派军援助。顺便再到孙良诚和宋哲元处问问他们部队补给的情况。我建议他亲去见冯，杨以与冯不甚熟识为辞，让我速去。

我到罗王见冯代杨爱源报告后，冯说：“孙良诚部已到晋军杨效欧部右翼，吉鸿昌部继之，庞炳勋部在孙部右翼，已令孙、吉、庞各部和石友三部分向蒋军左右翼侧包击。晋军受刘茂恩投蒋的扰乱和蒋军猛攻，损失甚大，已令宋哲元、孙良诚速派部队援助。”我问：“宋哲元部和孙连仲部你想怎样用？”冯说：“宋哲元现在杞县附近，策应孙良诚，孙连仲部集结郑州及其东南地区，策应陇海平汉两线。”我说：“孙连仲部暂可以不策应平汉线。”冯说：“当我军两翼包击蒋军时，蒋介石为牵制陇海线我军，令何成浚进攻平汉线的我军，恐张维玺等抵抗不住。”我说：“平汉线上的蒋军，以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等杂牌队伍为主，目前他们还与我们联系呢，不一定为蒋出死力，我们平汉线方面第一路张维玺部都是基干精锐，约四五万人，再配合樊钟秀、石振清、任应岐、刘桂堂等部约五六万人，合计约十万人，与蒋军在平汉线兵力相等。由张维玺统一指挥，扼守许昌附近要点，加强工事，稳扎稳打，就可以应付。因此，孙连仲可不策应平汉线，用于陇海线方面，壮大力量较宜。至宋哲元部可速加入对敌左侧攻击，左侧包击各部，由宋哲元指挥。右侧包击部队（石友三、刘春荣）和陇海线正面晋军，由庞钟麟指挥，您居中督战，直接指挥孙连仲部策应之。我们左中（晋军）右精兵约近二十万人，比蒋军势优，一举将其基干精锐击碎，进占徐州，直捣南京，这是全胜的关键。至平汉、津浦方面的蒋军，大都是杂牌队伍，向与我军有联系，一见蒋失徐州，情势不利，可能弃蒋归我。故我军陇海方面的胜利，可使平汉、津浦两线的军事迎刃

而解。轻重缓急，悬速定夺。”我问冯吃的打的如何，冯说：“尚够，只是有时补给不及时。”我说：“回去告知杨爱源即电阎适时供给。”冯问我还去何处，我说：“到杨效欧处问问他损失实情如何，还有何困难，顺便到孙（良诚）、宋（哲元）两指挥处问问他们给养如何。”冯说：“你去吧，有事再来。”

我到杨效欧处，适值孙良诚在杨处，我与孙闲谈几句，即问杨效欧这次损失情况，有何困难。杨说：“实际损失炮兵两营，李乐滨师损失过半，其余伤亡逃散的共约万人，刻下最困难的是敌强我弱，需增援补充。”我对孙良诚说：“刚才听冯先生说已令你宋总指挥派人援助毅如（杨效欧号）。”孙说：“我队伍尚未到齐，先令卫队营由营长戴守义率领援助毅如，我的卫队营有力量，你是知道的。”我说：“知道你第二路是铁军，卫队营是铁中之钢，以铁击蒋介石之石，一击即碎。你的给养如何？”孙说：“尚够。”我起身赴黑牧集见宋哲元，问他的给养如何，宋说：“尚够，只是补给不及时。”我说：“回去告知兵站注意，适时补给。”宋说：“已派二十四师王维贤团驰援杨效欧部，此团虽是新兵，颇有战斗力。”

我辞宋回杜良寨，将见冯、孙、宋的情形报给杨爱源，杨即电阎锡山恳请严令兵站充分适时补给第二方面军。

此时，晋军在红庙南北预筑的阵地，分两个守备队，即陇海线迤南接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左翼，由第三路杨效欧守备，陇海线正面及其迤北，右接杨效欧部，左接刘春荣部，由第一路孙楚守备，将杨耀芳军及于镇河师控制于兰封附近，为总预备队，杨耀芳为总预备队队长，并以总预备队一部及新由郑增加的两个炮兵团加入第一、三两路作战。阵地布置严紧，弹药充足，士气振作，阵地上有利的地形尽皆利用，构筑据点工事。火线曲折，能直

射、斜射、侧射，编成了步兵火网。另设有侧防机关及外壕和掩蔽部。炮兵分散配置，集中射击，且能行墙壁射击，编成了炮兵火网。步炮火网相协，发扬了阵地威力，因此，蒋军刘峙、顾祝同、陈诚、陈继承、张治中、冯轶裴等精锐部队，屡攻不下，伤亡甚众。正面硬冲难，乃向晋军右侧扩张。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吉鸿昌部及庞炳勋部向蒋军左翼包击。孙、吉两部正面主力是陈诚部，庞炳勋正面是刘茂恩部，同时晋军左翼刘春荣部和石友三部向蒋军右翼包击，其正面是陈调元部。陇海线正面晋军亦开始反攻，联军各部向蒋军展开了全面攻击。冯玉祥在罗王车站督战，蒋介石在归德朱集车站指挥。孙、吉两部与陈诚部一接战，陈部即遭受了很大的挫折，几度被围，伤亡颇众。因陈诚部装备优良，在机枪火力掩护下，方得突围而出。孙、吉两部跟踪追击，陈部节节后退。对蒋军右翼包击的石友三、刘春荣两部与蒋军陈调元部接战，陈部挫败，石、刘跟进。陇海正面晋军反攻，当面的蒋军向民权方面撤退。联军全线各部均有进展，蒋军全线动摇。此时冯玉祥闻平汉线何成浚率部进攻，樊钟秀在许昌被炸死，急赴平汉指挥，并调孙连仲支援平汉线，陇海方面失了统一指挥的力量，因此，晋军和冯军庞炳勋部动作缓慢，宋哲元部未全力参加，配合不够，攻击迟滞，未予蒋军以致命打击，致蒋得以急调援军，将全线撤守至定陶、曹县和民权河阳集之线，加强工事，坚固据守，阻止了联军的进攻，双方形成对峙之势。

在陇海线冯、阎联军与蒋军正激战时，蒋为策应陇海线，令平汉线第三军团何成浚指挥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等部，于五月中旬开始向许昌附近我军樊钟秀、石振瀛（万选才部）、任应岐、刘桂堂等部和第一路张维玺部进攻。蒋军用飞机轰击，樊被炸

死，冯玉祥亲到许昌指挥。由陇海线抽调孙连仲部驰赴许昌增援，并以第三方面军赵承绶骑兵集团袭击周口，第二方面军高树勋、葛云隆两师进攻漯河，以策应桂军（六月五日占长沙，八日取岳州）向武汉进攻。在冯的指挥下，平汉线各部向蒋军力攻，激战两日，蒋军纷纷向漯河以南败退。冯回到陇海线，同时也将孙连仲调回陇海线。令张维玺停止平汉线上的进攻，双方相持于漯河河流之线。杨爱源曾说：“陇海平汉这两个对峙是因冯玉祥不分轻重缓急，东西兼顾，致失陇海方面主力战的胜机，殊为可惜。”

在津浦线，我第四路军于五月底全部进入山东境，在黄河北岸的蒋军韩复榘部，悉获退守黄河南岸，在归德镇附近筑有坚固工事。冯鹏翥军力攻，韩部受重创，弃归德镇退长清，我军追至长清，韩部略加抵抗，即向济南附近撤退。我第四路军即向济南进展。

蒋介石因在陇海、平汉、津浦三线挫败，士气衰弱，形势不利，乃运用政略和战略上的缓兵计，策划一个和平运动，嘱于右任、李石曾等致电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会议，解决二、三两届的纠纷。李石曾促请张学良出任调人，将郑州、开封划为缓冲地带，撤退前线各军，立即停战，不同政见公诸国民，共同研究，以备采用。联军方面未予同意，蒋的和平运动遂告失败。

三、陇海线讨蒋战争中期（七月上旬至八月上旬）的情况

一九三〇年七月初，蒋介石和平阴谋失败，就组织一个兵团发动强袭开封的新攻势。此时第三方面前敌总司令部在杜良寨。杨爱源对我说：顷接冯玉祥密令，其要旨：1. 敌军拟以刘峙、

蒋鼎文、陈诚及教导师等部密速进出杞县、太康间，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2. 孙良诚、吉鸿昌、庞炳勋等部撤至高贤集、曲龙集一带，引敌深入，从正面截击；3. 孙连仲、张自忠等部向高贤集蒋军左侧背兜击；4. 陇海正面第三方面军以必要的兵力向侵入之敌右侧背堵击；5. 各部相协，努力务将侵入之敌歼灭为要云云。杨爱源还要进驻曲兴集（开封东约六十里）指挥。我说：“蒋介石执行这个强袭开封的打算，用的都是他的基干精锐部队，冯用两侧包击，正面截堵歼敌的策略，只要我们协同努力，连系密切，别叫他跑了，定能将其消灭。乘胜运用优势兵力，一鼓作气，略取徐州，这是全局胜利所在。我们应于第一、三两路军选三四个强力师，由第三路指挥官杨效欧率领，执行这个堵截任务。”

我同杨爱源到曲兴集，接第二方面军参谋处通报：蒋介石得知我军孙连仲部由平汉线调回陇海线，给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一百万元，限三日夜由平汉线到柳河车站南约十余里之青乡集；蒋在柳河车站指挥等。我说：“蒋军势急，上官四十七师约三万人（孙传芳旧部），颇有战斗力，我们向敌右侧堵击的任务加重了。”杨说：“这次既须顾陇海线正面，又须顾向敌右侧堵击，双方兼顾，力所不及，已与徐（永昌）总司令商定，令第三路相机策应孙良诚部。”我说：“这个策应达不到任务，双方兼顾是应该的，但须分出轻重，这回对侵入的蒋军的堵击，关系全局，应置重点于堵击方面。至陇海正面的防守，依据已构成的坚固阵地，有相当兵力，有充分的弹药，敌已受过重创，挫败而走，纵然败兵重来，亦不过牵制而已。蒋军这次作战重点置于其侵入军方面，所以才用重款急调有战斗力的上官云相部赶到青乡集参战，其势已急。上官部集结地点青乡集适处于孙、杨两翼前，将